

2023年6月29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宋静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# 沧州历史上的科举人才

■立鑫 仲植

中国封建社会以科考选拔官吏的制度,从刘炫(隋经学家,隋河间景城人)等倡导“学校不宜废”征辟设科的隋代开始,至清末张之洞等建议“停止科举,推广学校”,绵延1300余年。虽然八股取仕是封建痼疾,但也是比较公平公正地进行人才输送的途径,在某些方面也证实着某地的人文兴隆。

## 沧州历代状元

古今沧州,人杰地灵,可谓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。河北省有史可考的状元有45人,其中沧州拥有8名。

唐代状元两人:浮阳人贾季邻,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(735年)状元;浮阳人贾稜,唐德宗贞元八年(792年)状元,其与韩愈、欧阳詹、李绛、李观、冯宿等诸多名人

同榜,因多为当世才子,时称“龙虎榜”。金代状元三人:河间人王彦潜,皇统九年(1149年)状元;河间赵承元,大定十三年(1173年)状元;沧州人徐魁,金世宗朝末科状元。

元代状元一人:肃宁人魏元礼,至正二十年(1360年)状元。

清代状元二人:南皮人张之万,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(1847年)状元;肃宁人刘春霖,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(1904年)状元。

自永乐二年(1404年),沧州浴火重生,至光绪三十年肃宁刘春霖夺魁,恰好五百年整,这五百年间,沧州科举颇为鼎盛。

## “明清任丘半朝官”

沧州诸县科名以沧县、南皮、献县、河间、任丘为盛,其中任丘科考中试者更是高居江北诸县之冠,曾有“明清任丘半朝官”之说,仅边氏一族就先后有29人中进士,以致“无边不开榜”长期成为科场佳话。

古代读书人寒窗苦读,烈日百炼,历经县、府、院试为秀才;乡试为举人,其中乡试第一称解元;会试后成为贡士,其中

第一称会元;再经殿试中进士,一甲第一名称状元,第二名称榜眼,第三名称探花,二甲第一名则为传胪。通过这六种名目,便可稍稍窥见该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以及人才多少。

五百年来,沧州的第一个科举名人是盐山王翱(今属孟村),他是永乐十三年(1415年)的传胪。据说,他的高中很幸运,因为主考官为了迎合即将北迁的永

乐皇帝,特地取了王翱。永乐帝看到未来畿辅之地出了人才,非常高兴,专门召见王翱,赐以酒食,以示奖励。后来王翱不负皇恩,官至吏部尚书,人称天官王翱。

第二位科考名人是河间程敏政,他是成化二年(1466年)榜眼,官至礼部右侍郎,因赏识唐伯虎,被诬泄题下狱。

## 清代沧州科举人才多

清朝二百多年120次科乡会试,沧州总共出现了15名解元、4名会元、2位传胪、1名探花、2位榜眼和2位状元,大大超越了明朝。解元为:东光霍九锡、献县纪晓岚、任丘边方晋、任丘李步青、沧州井大源、吴桥方城、任丘边齐贤、青县董瀛山、盐山刘日萼、献县王题雁、南皮张之洞、任丘刘世骏、南皮张正培、盐山刘若曾、肃宁王毓兰;会元分别为:河间李人龙、河间左敬祖、盐山王庆元、南皮刘有庆;两位传胪是交河王兰生、海兴华金寿;探花即张之洞;榜眼分别是沧州吕缙祖、沧州戴王纶;状元分别是南皮张之万,以及中国科举制

度的终结见证者肃宁刘春霖。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现象说明清代沧州科举人才之盛:沧州翰林在翰林院里直隶籍中的比例数。

康熙十八年的正式翰林,共有35名,其中江南十人,浙江七人,直隶只有两个,其中一个沧州的刘果实。而这一年的博学鸿词科录取了50名翰林,俗称野翰林,其中江南25人,浙江13人,直隶4人,沧州占了一个,是任丘庞培。

康熙三十三年,直隶有3个翰林,沧州有盐山的赵尔孙;三十九年,直隶有两个翰林,有沧州戴宽;五十一年,直隶有两翰林

林,沧州有献县戈懋伦;六十年,直隶有四名翰林,沧州有交河王兰生;乾隆七年,直隶有三个翰林,沧州有任丘刘炳……

这些科考名人中不乏真才实学者,后来成为乡里硕望或国家栋梁。纪晓岚、张之洞,人们耳熟能详,兹不多谈。左敬祖,入翰林,官至左副都御史。王兰生,博学多才,官至刑部右侍郎。张之万,历河南、江苏巡抚,浙闽总督,官至东阁大学士,乃一代名臣……

清代沧州一州首选之人,要比一些省份还多。相较之下,沧州真不愧为京畿人才渊藪。(据《沧州文史研究》)

## 沧州老俗话

### 听喝

听喝,沧州话里是服从上级命令的意思。比如,“小区停车难这事儿,你可别找我,你得找物业老总,我就是个听喝的。顶多给你传话话”。

(知微庐主)

### 你说我说

张海粟:昨天去欠账公司索款,主管竟说:“这事别找我,老总不在,我就是个听喝的。”“听喝的”指不能做主,受上级领导指派。是“听喝的”还是“听呵的”?或者“听哈的”?

知微庐主:包公:“王朝、马汉!”王朝、马汉:“有!”“备马!”“得令!”王朝、马汉就是开封府里听喝的。

王吉仓:听吆喝,喝令。

知微庐主:喝,有大声叫喊意,多用于使令、呼唤、制止,所以应该是“喝”。“呵”“河”,都是斥责的意思,不取。

老兵李:最典型的句子就是磨道的驴——听喝的。就是不参与决策,只是执行者。

曲炳国:听喝的,表明自己受领导或上级指挥,而不是听其他人指挥,具有专属性。自称是听喝的,是表明自己拒绝他人的诉求。

王吉仓:我是听喝的,此事您别找我了,去找能主事的吧。找我也没有用。

曲炳国:自称听喝的,还有不担当的意思,该做不做,该干不干,就等指挥,出事推责。

曲炳国:《铡美案》中的韩琦,也自称自己是“听喝的”,但他宁可放弃生命,来保全自己的志节,令人敬佩,令人惋惜。

海客:查了一下字典,喝字在元朝前只有“喊叫、恫吓”的意思,“喝水”是后起义。这与我们的直觉正好相反。表示喝水,上古用饮,唐用吃,明用喝,沿用至今。

张海粟:那么“听喝的”有自我贬低的意思吗?

海客:可不,自贬,撇清责任——我是小人物,别找我。

老兵李:如果自称是听喝的,包含有两种情绪:一是推卸责任,这事不是我的主意;二是发牢骚,咱不主事,只是个听喝的。



## 老街旧事

# 瓜屋

■于文岗

老家是渤海之滨的一个村庄。人民公社的时候,全村七个生产队,各队每年都种些瓜,少则五六亩,多则十几亩,以蔓瓜、脆瓜、良瓜、香瓜等小瓜为主。叫小瓜是区别于大瓜,大瓜即南瓜。成熟后,隔三五分给本生产队社员。“短缺”年代的华北农村,春夏季水果欠缺,小瓜就成了人们从夏吃到秋当家瓜果。

种瓜要有瓜把式。瓜把式是庄稼汉中翘楚,熟悉农技术,多是脸上刻满皱纹的五六十岁老头儿。

谷雨前后,种瓜点豆。种子入了土,地里的活就多起来,补苗、施肥、压蔓、打芯打杈、疏花疏果,还有除草打药防治病虫害等。小瓜即摘即吃,为防止人们当真演练“瓜田李下”故事,坐瓜以后,瓜把式要住在瓜地值守看护,这时候,就趁春天雨水少风干快,盖个瓜屋。

盖瓜屋不难。选个高处,或垫土高出平地,然后土坯垒筑,朝南或东西串通留门,其余方向开小耳窗,用作瞭望。屋顶横

几根木头做檩条,檩条上铺秫秸把子。瓜屋旁挖坑取土,加上麦秸和泥,秫秸把子上先压泥拍实,再抹泥二至三遍,四周用泥抹严实,随便安个门。屋内盘个土炕,整个灶台,也有在屋外挖个地灶,支个凉棚,瓜把式的基本生活设施就齐了。瓜屋旁取土的坑留作垃圾坑,过后扒烂瓜用。

瓜一下来,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到了,就开始按户或人口分瓜了,直分到中秋前后。一听分瓜钟声,小伙伴们抄起筐篮就往瓜地跑。

北方都说“头伏饺子二伏面,三伏烙饼摊鸡蛋”,可渤海之滨往南至胶东,初伏习惯吃面条,所以初伏前一两天,要打卤瓜。打卤瓜和最后的拉秧瓜,是分瓜大日子,数量最多。拉秧就是把瓜秧拔掉,大大小小的瓜统统摘下,所以拉秧瓜辈儿孙辈儿都有。

瓜屋的魅力,全在“瓜”和“屋”。人们赶集、走亲、出门路过瓜地,爱绕几步路,到瓜屋歇歇脚;村支书、大队长等村干部查看庄

稼长势、病虫害、估产啥的,也都不自觉地带到瓜屋坐会儿;特别是附近田里干活的人们赶上雷阵雨,更是撒丫子往瓜屋跑。正如“项庄舞剑,意在沛公”,心向瓜屋,意也在瓜。

孩子们也有样学样。分瓜间隔长,嘴馋了,咋办?下午放学后,几个小伙伴就相约瓜地,直白地去要瓜吃有些难为情,就背上个打草的背筐,或拎个挖菜的篮子,几只小馋猫就出发了。

沿着乡间小路,绕过几道田埂,来到瓜屋,几声甜甜的“爷爷”“大爷”喊出口,就站那里等着,怀里像揣只小兔子。瓜把式心知肚明,走进瓜屋,挑几个将坏的香瓜:外脆内酥的白甜瓜,黄绿色微甜微面的“火瓜”,黑圆极面的“黑帽”,深绿皮浅绿纹酥甜带香的“梨瓜”……瓜在大爷手里旋转着一掂一掂,飞起一刀,坏的部分就落到垃圾坑里。这时,一群小鸡呼啦啦跑来啄食瓜籽。

瓜全削好,大爷颁奖似的分发给们。小伙伴们美美地吃着,小脸笑成花儿。

## 征稿

每一座城都是有记忆的,我们试图打开记忆的大门,寻找和沧州有关的被尘封的故事。

本版设有沧州地理、狮城旧事、沧州风物、老街旧巷、老物件、老行当、传说故事等栏目,欢迎广大读者来稿,讲讲这座城市过去那些事儿。

投稿邮箱:czwbrw@sina.com